

田中禾

小说自选集

■ 南阳作家群丛书



么不把它轰平：大牌坊当然就没事了。
夕阳辉映出全红的霞光，店铺的房屋坡屋顶
反射出旭的斜晖。大牌坊街只有几座侧偏的
房屋，部分铺面完好无损，摇摇欲坠，实
关闭。前屋下笼罩着宁静的暗影。
我这是，小美，不必向前走了。没事。
主室对面的花楼保准连一砖瓦也没动。
那是，是炸不到的，每天夜里照样有光
亮，男人们有的是钱和精力，就是把它炸掉，

河南文艺出版社

田中禾

小说自选集

● 南阳作家群丛书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南阳作家群丛书

田中禾小说自选集

责任编辑 曲哲 鲁新轩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93000 印数 1—5000

ISBN7-80623-071-8/I·51

定价 17.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田中禾

1941年12月生于河南省唐河县。兰州大学中文系肄业。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1959年出版第一本诗集《仙丹花》，已出版长、中、短篇小说《匪首》、《月亮走，我也走》、《印象》、《轰炸》、《落叶溪》等多部。部分作品以英、日、阿拉伯语译介国外。其中《五月》获全国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么不把它品平？大牌坊当然就没事了。

夕阳挥洒出金红的霞光，店铺的房坡屋顶反射出和旭的斜晖。大牌坊街只有几座侧偏的房屋，大部分铺面完好无损，栅板门严严实实，关闭着，前楼下笼罩着宁静的暗影。

咱们^也吧，小走，不必向前走了。没事。我是指天主堂对面的花楼保准连一点也没动。~~那~~地方是炸不到的。今天夜里~~也~~照样有生意，男人们有的是钱和精力，就是把它炸掉，~~也~~还会有人把它~~炸~~建起来。

现在这女人哭了。~~那~~天主堂在城隍庙街口，不出声~~也~~站着，眼泪竟不知不觉地淌过~~脸颊~~腮边，~~那~~~~那~~井边的小街被泪水幻化成蒙蒙的、茫茫的、茫茫的团雾，就和管纸上透出来的~~团~~团墨水团雾。

作者手迹

《南阳作家群丛书》

编委会成员及正副主编

主 任 林炎志

总策划 刘海程

编 委 林炎志 刘海程 南 丁

王菊梅 邓本章 黄玉钧

田中禾 杨贵才 孙鑫亭

主 编 杨贵才 孙鑫亭

副主编 刘学林 王遂河

出版说明

一、近年来,在南阳盆地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里,集中出现了一批创作风格各不相同的作家,如乔典运、田中禾、二月河、周大新、周同宾等,他们的创作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指向和地域文化特色,不时成为国内文坛的热点,其作品如《村魂》、《满票》、《五月》、《香魂女》、《向上的台阶》、《匪首》、《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都曾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不少作品还被译到国外广为流传,很快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为了展示南阳作家群的创作实力,总结其创作经验,本社向读者隆重推出南阳作家群系列作品。

二、本丛书入选作家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或独特风格,大体上代表了南阳作家群的整体水平。

三、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选集为主,每集作品由入选作家自己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每集作品前冠以自序或他序,作品后附跋。

四、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河南省文联,南阳市委、市政府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7年8月

自序

写作是个不断与自己斗争、不断与自己妥协的过程。写作者靠这斗争和妥协获得新的激情和愉悦。尽管这斗争与妥协往往未必能使自己前进,也许它更像在兜圈子。一个人一生的创作如向坚硬的木头里拧螺丝,兜着圈子拧进一两丝,不在原地打滑,不松退出来,就算卓有成效。这样形容创作,未免把创作过程弄得太艰苦。其实爱文学爱写作的人,苦也正是他的快乐,苦也正是他的幸福。就如爱情一样,投入愈多,爱得愈炽,痛苦愈深,内心的激荡愈剧烈,享受到的幸福也愈多。人活着,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中有无激情的火花迸射。有和没有,生命的声色大不一样。文学创作,是人的激情与幻想的寄托。

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很久,小说创作历史却很短。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在 1959 年。写它的时候,还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那是一本长诗,一个爱幻想的少年人编织的幼稚的童话。它害我做起文学梦,从大学退学,在农村、县城经历了二十年磨砺,四十岁这年才得以进入县文化馆,开始渴望已久的创作生涯。我的小说创作就从这年开始。那正是一个辉煌的新时期已使中国文坛群星灿烂的时候。我在这群星普照的光影里以冷静的目光注视文坛,琢磨自己,开始了一个与自己斗争的艰难历程。把十几年写作的菲薄收获归结为避开别人、冲破自己的成绩,对于我,决非夸张之词。

50年代受过大学文科教育的人,不如没读过《文学原理》、《文学概论》的人写作自由。他们听凭自己的直觉去捕捉生活、表现自己的所悟,我们却难以摆脱典型形象、典型环境这一套东西在潜意识里的影响。我的创作道路是一个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学观念的轨迹,一个不断挣脱陈旧的现实主义束缚的过程。综观十年的文学之路,我既不以重大社会主题使自己风云际会;又不愿用怪异的西式时髦惊世骇俗。躲避的结果是使田中禾的名字在文坛上一直保持着边缘状态。这是个恰当的位置,呆在这儿很自在。

从内心深处,我更认同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是慈悲感和怜悯心。我觉得文学的关注焦点应该是人的命运,人性的状态,时间空间对人际、心理的影响,进而给出一个文化的思索。我知道社会写实的文学还会长期存在,拥有众多读者,但我对社会层面的文学不太感兴趣。

文学必须是语言的艺术,美感对于作品是第一位的,形式的重要也许到了80年代后期才在我国文坛上得到普遍的认同。所谓与自己斗争,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创新的努力,包括语言风格,视角,结构……到了90年代,讲一个有意思的、有趣的、新鲜的故事,首先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的讲法。

收集在这里的几部中短篇大致可以分为三组,以《五月》为代表的早期作品,以现实题材形成了我创作中的一个领域,那就是密切关注个体生命在当代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境遇。这条脉络一直贯穿到90年代。它所着力表现的不是社会变革本身,而是人在社会变革中的困惑。

而从《落叶溪》开始,以《轰炸》和长篇小说《匪首》为代表的一批产生于90年代初的作品,形成了我创作上的另一个领域。它远离现实,用浪漫的乡土故事营构幻想世界,透示人性的忧思。

第三组是去年新写的几个短篇。在题材领域上继承了第一组

的思路,以忧患的目光注视社会底层小人物在改革大潮中的处境与心态,在艺术手法上追求更现代的叙述形式,以表明冲出被《落叶溪》风格化了的比较传统的短篇叙述形式的决心。也许它是出于美国一位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教授对《落叶溪》的评价的启发。他称《落叶溪》为“改造本土小说成功的范例”。我觉得我更应该能够创新。比起此前的短篇,我更喜欢《杀人体验》、《诺迈德的小说》,它显示了文学对于我还像一个初恋的情人那样有着参不透的新鲜感和吸引力。我愿意把每一篇小说看做我在文学的神秘洞窟里探幽索微的一次历险。无论走到何样境界,过程应该充满激情。

1997年6月于郑州

目 录

自序	(1)
五月	(1)
椿谷谷	(34)
坟地	(51)
落叶溪(笔记小说)六题	(98)
明天的太阳	(131)
轰炸	(177)
天界	(235)
印象	(278)
杀人体验	(333)
不明夜访者	(345)
诺迈德的小说	(358)
姐姐的村庄	(373)
田中禾主要作品创作年表	(383)

五 月

走进村,正是半后晌。

乍看,村路那样窄,坑坑洼洼,全不像原来的样子。小时候她们在月亮地里玩,觉得这路是很宽的,很平坦。

树把路遮严了,树荫很浓。路面上,雨水冲出浅浅的沟壕,长满狗尾草。车辙里散落着闪闪发亮的麦秸,谁家已经开镰割麦了。

这是一天最安静的时候,没有人声、犬吠,老母鸡叫蛋也像离得很远,隐隐约约。

她走近自己的家。板打院墙经几番风雨,颓堕成一溜黄土堆。

受了她的脚步惊吓,一群麻雀从院里飞起来。墙根的阴凉里,满头白发的奶奶坐在断了拐肘的木椅里。

“谁?谁啦?”奶奶朝大门口喊,用手搭起眼罩,吃力地望着。

那大门,其实是两堆黄土留下的缺空,没有门楼,也没有门框门扇。香雨现在就站在那土墙的缺空里,两手在胸前垂着。抓着一个大提包,让提包蹭着膝盖。

奶奶摸起身边的拐杖——一根劈口子的竹竿,身子做出挣扎起立的架势。

“奶——”香雨喊出这么一声,眼眶有些湿润。

奶奶愣了片刻，好像噎着了。她用拐棍使劲撑着，站起来，颤巍巍的，向前挪了几步：“是我的雨雨？”

“奶——”香雨的声音又脆又颤，冲动的情绪在胸腔里升腾。

“我的娃儿，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

“喂。”

“不是说，你要上北京吗？”

“不去了。”

“乖娃儿，奶就不喜愿你去。奶八十四，春上害了几场病，怕见不着我雨雨。”

“奶——”香雨拿白皙的手臂在脸上擦拭。她觉得一踏进家门，感情就变得这般脆弱，想扑进奶奶怀里哭一场。

在奶奶眼里，雨雨是一条长长的淡灰色的影子，凭着黑黑的头发和白白的脸，长长的胳膊，才知道她在怎样站住。

“瘦了。”奶奶用多皱的干巴的手捏着香雨的胳膊，用灰湿湿的脏袖子揩着干瘪的眼窝，伤心地嘟囔说：“娃儿是叫成堆成堆的书把你累坏了。”

香雨终于流下了眼泪，一时哽咽，说不出话。她想对奶奶说，她考上了研究生，人家妒忌，不让去。可是，奶奶不懂这些，她无法向她说明白。从小，香雨就习惯奶奶的爱抚，它能把她心上的创伤抚平，伸展。可是这一次，她觉得谁也无法安慰她。

香雨是个聪明沉稳的孩子。她好像从小就知道人活在世上不容易，需得拼了命去奋斗。在人们印象里，她总是细细的，瘦瘦的，默默地想着心事。无论得了大人赞扬还是受了训斥，总是一样地眨着深不可测的大眼，望着你，不笑，也不哭，不显高兴，也不显懊丧。从小学开始，她就是老师喜爱的学生。头几年，爹妈忙着家里无穷尽的杂事，并不在意孩子的学习。爹说，她被奶奶惯坏了，懒，笨，没有眼色，放了学，不知道帮家里干活，倒要妹妹去刷锅洗碗，

喂鸡喂鹅，招呼弟弟。后来，有那么一天，香雨忽然对爹说，前村的民办教师春风考上大学了。

“乡下人，考什么大学！”爹嚼着馍，蘸了辣椒，大口地吃，大声地吸溜嘴。

“往后，乡下学生跟知青们一样，都能考学。分出来，一样干工作，吃国家粮。”

“你那能耐行吗？想得恁美！”

香雨没说话，奶奶却愤愤不平地嚷：“你就那样隔门缝看人！满庄子打听打听去，哪个不夸我雨雨行。年年都是……是五好，是吧，雨雨？”

雨雨没有做声，爹也没和奶奶抬杠，他照样嚼着馍，只是着意瞥了香雨一眼。从那以后，爹更多地使唤妹妹，不再吆喝香雨去干这干那。

就在那一年，她被选拔进县中去读书，方圆三四个村，就选她一人。爹妈着实高兴了一场。虽然花那么多钱，把本来就穷的家挤得更干，可到底辛苦没有白受。如今香雨读完大学，分配到外省工作。是雨雨给他家争了脸，让弯腰驼背的爹，在人前高出几尺；使因为中风而手脚蜷缩的妈，成为全村最受称赞的贤德媳妇。雨雨，她是全村人的骄傲哩。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一个从小村里走出去的丫头，没有父母为她经营，没有亲故可以倚恃，全靠自己去奋斗，那是如何的艰难。

雨雨揪动轧水井的粗笨的手柄，轧出一盆清凉清凉的水。她觉得，这铁柄比以前更滞重，轧一盆水要喘几口气。

她觉得自己烧锅技术不如以前，划了五根火柴才引着那些隔年的棉秆，使烟筒里冒出滚滚的黑烟。

甚至她觉得奶奶那样用心用意为她藏着的腊菜也不如以前好吃。粗，嚼不烂，满嘴都是渣滓。从前的腊菜是酸溜溜的，很香，一

边吃一边流涎水。

太阳平西的时候，妈从地里回来。她第一眼看见她，觉得那佝偻的身材更显矮小，蓬乱的剪发更其污秽。一种凄怆的感情倏地涌上她的心头。

“别，灰土狼烟的。”妈偏着身子，不让香雨去接她腋下挟着的一捆青草。

香雨抢过去，一定要把它接过来。由于胳膊张得窄，刚刚到手，那草捆便骨碌地散开在当院里。

“别，别，你不会。”妈一边挥手，一边蹲下去收拢。

这时，她看见妹妹定定地立在大门口。肩上担着一担油菜秆，不出声地看着。

“怎么？油菜打了？”她朝妹妹说，搓着手，不知怎样帮她。

妹妹不做声。她挤进大门，把担子撂下地，用手拨开妈妈，将地上的草揽好，用膝头压着，俯下身，双手使劲，勒紧草腰子，提起来，扔到院墙角去。

“改娃子，你姐跟你说话呢！”妈拍着身上的土说。

“听见了。”她说，码好油菜秆，拿扫帚扫地。然后，拽一条毛巾，呼嗒呼嗒摇着铁柄轧水。

“别理她，成天猫脸狗脸的。”奶奶用拐棍点着地，喃喃地对香雨说，“干一点子活，满院子盛不下她。有功！”

“有功怎样？”小改突然大声说，“谁还能一天减我几顿嚷？没用的人，不兴多说，还不兴少说？！”她头上的两只蜻蜓辫子左右摆动，嘴里喷着白色口沫，声音激愤，一副凶悍的样子。

奶奶毫不示弱地敲着拐棍：“恶！有本事！有能耐！说话都不让人说。我就说你 有功，看你敢拿绳子勒死我！”

“改娃，那么大丫头，不怕人家笑话。”妈继续拍打着身上的土，无可奈何地说。

香雨从来就不会劝架，这会儿更有些不知所措，只是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妹！……奶！”

好在改娃并没有继续争吵，气呼呼地拿毛巾在脸上擦了几下，哗地一声，把水泼得远远的，当当唧唧，把脸盆扔在院里，钻进西屋，呼通通关上门，再也不露面。

“在场里，跟你爹抬杠了。”妈轻轻地叹息着。

月亮升上树梢的时候，爹从场里回来。他说：“煮鸡蛋了吗？给雨吃。”便蹲在小凳上抽烟。

开晚饭的时候，香雨想起弟弟：“爹，金成呢？”

“进城了。”

“进城干啥？”

“谁知道他妈啦个×的，连高中都考不上，回来不干活。成天瞎窜！”

晚饭摆上来。香雨敲着西屋门，叫了几遍，改娃说不饿，不想吃。爹一袋又一袋抽烟，抽了好长时间，啪啪地磕着烟锅说：“我们吃！”接着，又愤愤地说，“种几棵菜，不够偷！大麦天，连个青菜都吃不上。”

香雨看见爹的筷子总在碗里搅。她知道，改娃不吃饭，爹又气又心疼，吃不下。香雨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毕业一年了，没给家里寄过钱，爹总是说，如今日子好过，家里不要你的钱。你得攒几个，买表，买自行车，那是城里少不了的。她每天都在想着她的论文，从来没有想过家。直到这次回乡，她才给妹妹买了一套复习资料，一路上想了许多教训话，定要说服她，再复习一年，下些苦功……可是现在，她觉得这些话都可以免了。

临睡时候，爹说：“南地的麦，我看行了。明儿早，就割吧。”

大家都没做声。风轻轻掠过院子。嗒，一个杏子从老杏树上落下来。

麦天，她喜欢听“吃杯茶”在黎明里叫。那鸟儿声音很嘹亮，上下翻飞，有时候翅膀就在你耳旁扇动，簌簌响。

可是今天，她没能听到。她醒来时，一家人都下地了。猪在院里哼，厨房里有烧锅折柴的声响。窗户上一片金闪闪的阳光。脚头，奶奶早已起床。长时间不跟奶睡，不习惯，夜里睡得很不好。跳蚤在身下蹦跶，浑身痒痒。老鼠扑扑腾腾在身边打架，唧唧呼唤，听起来疼人。一天一夜火车汽车的劳顿，后半夜困极了。等到沉沉睡去，天已经亮了。

“奶——”在轧井旁漱洗着，她拿出从前惯用的口气嚷，“咋不叫我，让人家睡到这会儿？”

奶奶的白发被灶门的火光映红。老人眯着眼，一脸皱褶高高隆起，专心专意烧锅。打从记事起，她习惯了奶奶做全家的饭。妈虽然蜷缩着手脚，却从未停息地里的活计。从前，生产队照顾她，派她拿竹竿坐在村边看鸡鸭。这几年，不再需要这样的活路，妈就像健康人一样下地种责任田。

她看见奶奶站起来，双手抓着锅盖向上掀。吃力地掀了几次，才稍稍掀开一条缝。一股浓烟从灶口冲出来，差点熏着奶奶的脸。香雨跑过去，帮奶奶掀起锅盖。

“如今不种桃黍，用木拍子，沉死了！”奶奶嘟噜说。

锅里水沸腾着，算上馏着白馍。这锅，跟他们学校教师伙房的锅差不多大小。以奶奶衰弱的身躯，她如何担得起这样重的担子，年复一年，蹉过岁月的长河，如今八十四岁，还在照样干着。……在漫长的落着雪的冬日，奶奶拥着她，坐在被窝里。她哭，奶奶就从贴胸的衣袋里摸一疙瘩薯面窝头或是一块黄面饼子，在手里晃动：

“甜甜，谁吃？”